

7 中篇小说
梁晓声文集

The Collected Works of
Liang Xiaosheng :
Novellas



梁晓声

青岛出版社

梁晓声文集·中篇小说

7

青岛出版社

目录

我们如此相爱	1
唱歌女孩	53
哦，松花江之波	88
人间烟火	174
失聪	330

我们如此相爱

暮色苍茫，太阳低挂在苍黑色的树梢。天穹淡蓝而晦冥，大地如银。在夕阳的映照下，厚的积雪闪耀着柔和的黄光。白桦的枝上，蹲三五寒鸦，悄然无声。雪的反光使它们眯缝起眼睛，无精打采地呆望白而广袤的世界。

一串渐渐清晰的马铃声破了寂静，乌鸦骤飞。雪爬犁缓缓地行驶，上面坐着李晓安和他患过精神病的妻子王秀娥，他们的儿子李欣背靠着一个大拎包。驾爬犁的是李晓安的岳父王全福。

李晓安看了秀娥一眼，见她在流泪。他握住她的手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我不住院。”秀娥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惊恐，又像一个孩子在撒娇。李晓安又一次耐心地解释：“也不是送你去住院啊。昨天晚上咱们不是说得好好的吗？我回北京去看望我妈妈，她得癌症了。”“你骗我。咱俩结婚前说好的，你保证过不把我往精神病院里送。”秀娥委屈地说。眼里的泪，就快落下来。“妈，咱们真是去北京。”李欣按捺不住自己的兴奋。“反正我就是不住院，我的病早好了。”秀娥扑入李晓安怀里哭了，边哭边说：“我都六七年没犯过病了，我一直听你和儿子的话，叫我服药，我就服药……”她哽咽起来。“妈，我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呀！”李欣安慰母亲。

李晓安向儿子摇头，从棉手套里抽出一只手，替秀娥抹泪。

王全福勒住马，将鞭子往雪地上插，离开爬犁，走到一边，对李晓安说：“我跟你讲几句话。”李晓安轻轻推开秀娥，下了爬犁，走到王全福跟前。王全福瞅瞅爬犁上的秀娥，低说：“女婿，你要是后悔了，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。”“爸，再也别跟我说这种话，行吗？”李晓安难受。王全福明知他是决不会离开秀娥的，但总觉得对不住他，每掏心掏肺地说说，心里舒坦些。可这次，他是真的放心不下。

突然，李欣大喊了一声：“妈！”李晓安扭头一看，见秀娥向来路跑回去，儿子在后面追。他愣了愣，也赶紧追。王全福长叹一声，往地上一蹲，双手抱着头，看也不愿看……

李晓安和儿子追到屋门口，气喘吁吁。门大敞着，秀娥在挪被子，掀炕。炕下边是五颜六色的手工纸，她一张张整理起那些手工纸来。儿子赶紧上前帮着。

爬犁又行驶在雪原上了——不知谁的过错，手工纸被刮飞了。爬犁渐渐驶远，洁白的雪原上落下五颜六色的手工纸。天已经完全黑下来，列车从雪原上呼啸而过。李晓安一家三口并坐着一张三人座，儿子伏在靠窗的小台上，已酣然入睡；秀娥坐在中间，头枕着李晓安的肩，还握着他一只手。李晓安搂着秀娥，头朝后仰，似睡非睡。

秀娥已经睡熟了，还发出微微的鼾声。晓安看着怀中安静的秀娥，像一只乖巧听话的小猫。他爱怜地摸了摸她的脸，她嘴角浮起一点笑意。她梦见什么这么开心呢？晓安想。他也微微地闭上了眼睛，将秀娥搂得更紧了，好像生怕她变成空气，倏忽就不见了。这种恐惧一直都伴随着他。

那夜，在北大荒的家里，他半夜醒来，发现身边没了秀娥，一颗心又悬到了嗓子眼，赶紧叫醒岳父岳母和儿子，满村找。夜很静，他们的喊声显得悠长而凄凉。村里一户户人家的窗子被喊亮了。很多人钻出了温暖的被窝，穿上厚厚的衣服出门帮他们寻找。喊声越来越嘈杂，但仍听

不到秀娥的回应。

在吊杆式井口旁，呈现着一个人影的坐姿，人们纷纷向井边跑去。坐在井口旁的正是秀娥，她显然脚下一滑跌坐在那的，一只手还握着一只桶的桶梁，而另一只桶却滚到很远的地方。扁担被两只桶里泼出的水冻在地上了，秀娥也被冰冻在地上。她的鬓发和睫毛结了霜，看来她已被冻住在井口旁很久了。

李欣跪下，将嘴凑向秀娥那只被冻在桶梁上的手，大口大口地哈气。李晓安挥斧砍冰；秀娥终于倒在李晓安怀里。李晓安心疼地擦她脸上的霜，喃喃地叫着：“秀娥！秀娥！……”

列车车厢里，李晓安在自己的叫声中醒了，坐在他们对面的三个人也被他的叫声扰醒了，一齐看着他。李晓安歉意地笑着说：“对不起，做梦了。”他扭头看妻子和儿子，他俩倒仍睡得很实。对面的三个人又都闭上了眼睛。李晓安轻轻站起，活动活动被秀娥枕麻木了的肩膀，之后伏在座椅靠背上，深情地看着妻子和儿子，心里漾起一阵暖意。

晨曦透过列车车窗缓缓地蔓延开来，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。列车缓缓驶进北京站，透过车窗，晓安看见了郭鹏、裴春来、赵凯目不转睛地盯着一节节从身边经过的车厢，他们是李晓安当年的知青伙伴。晓安激动地朝他们招手。

车停稳了，赵凯朝前指了指：“在那节车厢，我看见晓安了！”三人跑向赵凯所指的车厢……

一辆出租车驶入一条狭窄的胡同里，老北京的青砖瓦房。车停在一处老旧的院门外。车门一开，李晓安第一个下来，望着院门，百感交集：他出生在这个小小的院子里，也在这里长大。虽然，母亲已在信中告诉过他，这小小的院子又归还在他家户下了，晓安却还是有点儿不敢确信。

李晓安挽妻牵子步入小院，赵凯三人帮他拎着东西，紧随其后。李老太太直视着儿子，披着毛披肩从台阶上踏下，晓安迎上前，母子二人拥抱着在一起。李老太太泣声相问：“儿子，你又三年没回来了，心里已经没

有妈了是不是？”李晓安小声地说：“妈，不是的。当着你孙子和你儿媳妇，妈不说这些话好吗？”李老太太的目光这才望向孙子，摸了孙子的脸一下，勉强一笑：“李欣都长这么高了。”李欣清脆地叫道：“奶奶好。”李老太太高兴地答应着。晓安转向秀娥，轻声说：“秀娥，叫妈。”秀娥漠然地叫了一声：“妈。”

李老太太还是不看她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都别站院儿里了，快进屋吧。”

吴阿姨出现在客厅门口，她是四川人，已经五十多岁了，是李老太太请来照顾自己的老阿姨。她笑脸盈盈地招呼：“茶沏好了，都请进屋喝茶吧。”

于是大家先后进了客厅。客厅挺宽敞。沙发、椅子、板凳，能坐的都坐着人了。李老太太坐在一把椅子上，李晓安一家三口坐长沙发上。李欣站起来，懂事地说：“奶奶您坐沙发吧。”李母笑着说：“奶奶腰有毛病，喜欢坐硬地方。”秀娥一直笑盈盈地望着李老太太，望得她很不自在。李欣没再坐下，说：“奶奶，我们给您带了好些榛子。”他说着走到旅行包那儿，拉开，往外取一只塑料袋。不料袋子开底了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满满一袋榛子撒落在地，四处乱滚。李老太太坐在椅子上不动，看着满地的榛子，有些漠然地说：“唉，给我带的什么榛子呢，我哪儿有那么好的牙口啊！”李晓安埋怨儿子：“你看你，不老老实实坐着，先往外掏东西干什么呢？”李欣不知所措，几乎要哭了。赵凯打圆场：“别埋怨孩子，孩子第一次到北京也是心里高兴。”众人帮着收起地上的榛子。秀娥却对此情形视而不见似的。她笑微微地站起来，直视李老太太，一步步走过去。李老太太怯怯地说：“晓安，你……你看你媳妇……”李晓安抬头困惑地喝住秀娥：“秀娥，你要干什么？”他想站起来，不料脚下踩着了几个榛子，一滑，身子歪倒在地。他的手扶了一下桌子，桌上的一只古旧花瓶被碰倒，滚落到地上，摔碎了。真是乱上加乱，众人皆呆。大家屏气凝神，都不说话，客厅里一片安静。秀娥却仍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。她趁着众人呆住那片

刻，笑微微地走到了李老太太跟前。李老太太害怕地紧靠在椅背上，一动也不敢动。

秀娥缓缓跪下去。

原来，李老太太对襟毛衣的一颗扣子扣错位了。秀娥替她解开，重新扣好。扣完，还对她笑了笑。李老太太和众人都暗舒一口气。秀娥转身若无其事地走回沙发坐下，东看西看起来。一只大白兔跑进来，秀娥柔和的目光转向兔子，她高兴地起身去捉。兔子在人脚之间窜来窜去，秀娥也在人们之间捉来捉去。人人都一声不响地闪避着。兔子跑出去了。一个女人出现在门口，挡住了也要跑出去的秀娥。她也是李晓安当年的知青伙伴，叫杨岚。两个女人愣愣地对视了一眼。杨岚默默闪开，秀娥跑了出去。“岚子？”晓安惊喜地喊道。杨岚望着晓安摘下围巾：“有事儿，不能到车站去接你，别见怪啊。”“哪能呢！”晓安一团笑意地说。李老太太念叨着：“杨岚啊，你可有日子没来了，我想你啊！”杨岚冲李老太太笑笑：“最近医院里可忙了。”她又问李晓安：“刚才那是秀娥吧？”李晓安点头。杨岚坐下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还那么年轻，几乎没变。”赵凯道：“精神病人都都不显老，这是一种普遍的……”裴春来“嘘！”了一声，制止他继续说下去。秀娥回到屋里来了，也不看别人，重新坐到自己坐的地方，盯着杨岚看。郭鹏问：“秀娥，还能认出她是谁吗？”“能。”秀娥自信地点点头。“谁？”秀娥肯定地：“杨岚。”之后又强调了一遍，“就是杨岚。”杨岚笑了：“秀娥，你儿子，可是我接生的啊！”裴春来惊叹道：“哎呀妈呀，她俩可十好几年没见了，秀娥这记性真不得了！”秀娥的目光从杨岚身上移开，仰脸望着屋顶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忘了谁也忘不了杨岚。她还爱过我晓安。晓安和我好了以后，她还哭……”她似乎陷入回忆。

李老太太突然高叫：“吴阿姨！”吴阿姨应声出现在门口。李老太太吩咐：“你先把李欣带到他们三口住的屋里去。”吴阿姨向李欣招手，李欣懂事地起身离开了客厅。秀娥不望屋顶了，忽然又盯视着杨岚了，问道：“杨岚，那你现在还爱我晓安吗？”众人一时你看我，我看他，气氛有些尴

尬起来。李老太太板脸道：“晓安，你别让她什么都乱说行不行啊？”李晓安反问：“妈，这有什么呢？”杨岚冲老太太一笑：“婶儿，是没什么。”李晓安又说：“我都习惯了。”李老太太不高兴了：“可我不习惯！也替人家杨岚……郭鹏，扶我回我屋，我要躺一会儿……”气氛一时有些凝重，郭鹏默默扶老太太离开。秀娥望着杨岚再问：“你还爱我晓安吗？”李晓安愠怒地说：“秀娥，你别太任性啊！”杨岚低头轻声说：“秀娥，想想，你说的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？”秀娥果然扳着指头想来想去，俄而说：“十五年前的事儿了！”杨岚笑笑：“那不就得了吗？”秀娥有些恍然大悟：“得了就是，你不爱他了？”杨岚看看李晓安，点头。秀娥再次起身，也将杨岚拽起，拽出了屋。李晓安、赵凯、裴春来三人一齐跨到窗前。院子里，秀娥将杨岚拽到树下，那儿有一洞口。秀娥蹲下，招呼杨岚也蹲下。秀娥小声而神秘地问：“你猜洞里有什么？”杨岚明知故问：“小狗？”秀娥摇摇头：“才不是，小狗挖洞吗？”杨岚煞有介事地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秀娥更加神秘地：“兔子！他们几个，我谁也没告诉！连晓安和儿子也没告诉呢！”

杨岚怔怔地看着她。秀娥充满希冀地说：“以后咱俩好，啊？除了晓安和儿子，我也得有个朋友啊是不是？”杨岚值得信赖地点头，情不自禁地亲了秀娥的脸腮一下。

李老太太在房间里，看到窗外那一幕，轻轻叹了口气。她惋惜地说：“是真的。”郭鹏一时没明白她的话，低声问：“伯母，您指什么？”“那花瓶，最近才归还回来的。你就跟晓安说是赝品，叫他别在意。”又叹口气，脸上写满心痛。忽然传来秀娥的声音：“赵凯，不许说，不许说！”赵凯故意把声音提高：“你当年没当众亲过我？事实那抵赖得了吗？哎呀哎呀，把我耳朵拧下来了！”李晓安轻轻地喝住她：“秀娥，别胡闹了！”秀娥咯咯嘎嘎地笑起来。李老太太皱眉道：“郭鹏，你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小点儿声，我心脏不好，听不得这么咯咯嘎嘎的。”

郭鹏他们吃完晚饭都走了，小院里安静下来。李晓安三口住的屋里，

儿子单独睡一张临时加的折叠床，李晓安夫妻睡在一张双人木床上。

妻儿都已经睡熟了。李晓安辗转难眠，他望着房间里熟悉的一切，恍如梦寐。他仿佛从未离开过这间屋子，但听着妻儿的鼾声，又意识到自己已经离开得太久了。这是他和秀娥第一次睡在这里，睡在这间他从小长到大的屋里，心有说不出的滋味。他闭上眼睛，把妻子温暖的身体揽在怀里，思绪飞得很远很远……

当年，他们一共五名北京知青，来到北大荒插队落户。第一天，他就认识了秀娥。事后他常想，这也许就是命运。

那天，晓安刚把箱子背包安置好，就兴高采烈地出了门。草甸子里搭着一排一米多高的架子，上边摆放着蜂箱。远处，野花开得热闹极了，万紫千红。蜜蜂在一只蜂箱的箱口进进出出。

那一年，晓安才是十七八岁的涩龄青年，脸上的稚气还没全褪。和别人一样，从城市刚到那片广阔的天地，对许多事情都挺好奇，常招猫逗狗，无事生非。

李晓安将草茎插入箱口，乱搅一气，然后抽出来，自以为高明地舔食草茎上带出的蜂蜜。

祸事发生了。刹那间，不知怎么一下子出现了蜜蜂的“千军万马”，对李晓安进行攻击。李晓安吓得丢了草茎，转身就跑。铺天盖地的蜂群穷追不舍。李晓安在草甸子里忽东忽西，抱头鼠窜，不停地大喊：“来人啊，救命啊！”

“别跑！站住别动！”一个少女银铃般的声音命令道。

李晓安早已失魂落魄，哪里肯站住不动呢？他继续抱头鼠窜，撞在一个人身上。更确切地说，是一个头戴防蜇帽、身穿碎花衫的姑娘迎住了他。姑娘还戴着双套袖，她用解开的两片花衣襟将他的头搂在自己胸前。

李晓安浑身发抖，也将姑娘紧紧搂抱住，神经兮兮地不停地说着：“救命，救命，太可怕了，太可怕……”防蜇帽下发出姑娘哧哧的笑声。姑

娘命令道：“别说话，别乱动，乖乖站着。”李晓安一动不动了，蜂儿顷刻间落遍二人身上。蓝天绿地之间，野花丛中，一对素昧平生的人儿，就那么一动不动，久久地搂抱着，伫立着。“别怕了，蜜蜂全都飞走了。”姑娘说。听来，她的话像一位小母亲在对自己的小孩子说的。对包着的花衣襟展开了，姑娘没戴乳罩，她胸前是较为宽松的红兜兜，上面还绣着花。她发育得很好，双乳饱满，使红兜兜鼓胀起来。李晓安的眼刚睁开一下，却又闭上了，像是被那一片红一片白晃的。他那双搂抱着姑娘的手，依然没有松开。

而姑娘的双手，左右抻着花衣襟。她低头看看偎在自己胸前的李晓安的头，似乎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她觉得胸前温温的，脸倏地就红了，在少女的心房中激起了某种不寻常的体验。

姑娘终于又开口道：“我说蜜蜂都飞走了，你听到没有哇！”李晓安头也不抬：“你骗我。”“你成心耍赖！”她双手使劲儿一推，李晓安跌倒在草丛中。姑娘咯咯笑了。李晓安爬起来，顺手折了一朵野花，一边闻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她扣衣襟。

“好香啊！”

“那是野罌粟花，老闻会头晕的。”

“我是说你身上的味儿。”

姑娘缓缓地撩起了防蜚帽的纱网，露出了她那张俊秀的脸儿。李晓安一时手持野花呆住了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北大荒有那么土生土长而又妩媚动人的女孩儿。但那会儿姑娘的脸是严肃的，她板脸瞪着李晓安。李晓安讷讷地说：“你可别生气，我这人喜欢开玩笑。”“呸，北京的小流氓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！”她将纱网朝下一放，猛转身一扭一扭地跑了。李晓安望着她渐跑渐远的背影，怅然若失而又不无羞愧。

李晓安悻悻地走向知青们的宿舍，碰到了杨岚。杨岚埋怨道：“你跑哪儿去了呀？我到处找你！”李晓安无精打采地嘟哝：“找我干什么？”杨岚生气起来：“你说干什么？帮我摆放东西！别忘了，来之前你妈和我

妈嘱咐你要把我当成是妹妹一样，关心我，照顾我，帮助我，爱护……”

李晓安挥挥手：“打住打住，别说了！毛主席教导我们——自己的事要自己做，那才是好青年。妈的话要听，毛主席的话更要听，是吧？”说完，坏坏地笑了。

杨岚一时愣住，不知道怎么回敬他才好。李晓安吹着口哨扬长而去。杨岚寻思过味儿来，大声嚷道：“毛主席没这么一条语录！”李晓安头也不回地说：“现在没有，以后会有的。”杨岚望着李晓安的背影，跺了一下脚，气出了眼泪。当天晚上，晓安竟不用和赵凯他们住在一起，而是住到了从蜂群中救他的那位姑娘家里，还成了她的特护对象，那姑娘叫秀娥。人们都说，爱是需要一些缘分的。晓安常想，也许那就是他和秀娥的缘分吧。但为这缘分，他差点被烧死。

那晚，五名知青和全村人热热闹闹地开起了联欢会。麦场上，一盏大灯泡用红纸包上了，每个人的脸都被照得红红的。一轮圆月静静地挂在空中，月光如水。

李晓安吹着口琴，秀娥目不转睛地望着他，听入迷了。晓安吹罢，人们热烈鼓掌。他发现秀娥在看他，便冲她笑了笑，四目相对，秀娥不好意思地将目光转向一旁。

在掌声中，知青赵凯站了起来，俨然是主持人，用富有感染力的嗓子冲着人群喊：“乡亲们，北大荒的父老乡亲们，大伯大叔大娘大婶兄弟姐妹们，好听不好听啊？”

众人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好听！”

等喧闹声安静下去，赵凯清了清嗓子接着说：“我们的李晓安，凭他吹口琴的水平，在北京登台表演过，获过奖的。不过呢，他还有一手，那才叫绝，平时深藏不露，今天欢迎我们的联欢会上，乡亲们想不想开开眼啊？”

“想！”众人齐声喊道。

李晓安站起来，行了一个动作夸张的贵族礼，大方而又自信地说：

“感谢赵凯的友情介绍,感谢乡亲们们的鼓励,那我就再露一小手。”

他站得笔直,缓缓伸开双臂。

麦场上鸦雀无声。

秀娥目不转睛地看着李晓安,她的目光又一次被晓安捕捉到了,秀娥不好意思地故意朝别处望去。李晓安的声音轻轻地飞了起来:“下面,献演现代芭蕾舞《沂蒙颂》片断,‘捉鸡’一场。表演者,北京知青,业余口奏艺术家李晓安,音乐——起……”

铁棍敲犁的声音突然响起,一个男人急促的喊声传来道:“马棚着火啦,快来救火呀!”

人们纷纷站起跑散。

在秀娥家的一间屋里,李晓安坐在炕上,一条腿上着夹板。秀娥在用毛巾蘸水,为他擦脸上的烟灰。

李晓安自嘲道:“我这才叫乐极生悲呢。”

秀娥安慰道:“别这么说,你救火时表现得很勇敢。要不是你,一匹小马驹就烧死了。咱村人开始喜欢你了。”她接着为李晓安擦手,“呀,手这儿破皮了。”

李晓安龇牙咧嘴。

“别这么娇气。忍着点儿,我给你上红药水儿。”秀娥像小母亲般地说。

晓安不敢再作声,遂而打量起屋子来。这一间屋是秀娥的房间,它的一大特色那就是——从顶棚到四壁是用报纸糊的,而窗上门上墙上,高高低低地贴着不少剪纸。李晓安一抬头,发现顶棚居然也贴着剪纸。

“这是你的屋?”晓安问道。

“明知故问。”

“这些剪纸,都是你剪的?”

“还是明知故问。”

李晓安坏笑了一下,看着秀娥那双正给自己上红药水的手,说:“真

想亲你这双手！”“小流氓的念头。”“错。我是因为崇拜，它太巧了。”“我还崇拜你呢，会吹口琴，一张小嘴还那么能说！讲讲，口奏是怎么回事儿？”李晓安矜持地说：“我独创的一门艺术形式，表演者需要通晓各类乐器，得有很高的艺术天分。”秀娥半信半疑地问：“就靠一张嘴？”“当然！”晓安的语气不无自豪。“那，我也崇拜你那张小嘴儿，能随便亲你的嘴吗？”“能，能！太可以了！你想怎么亲就怎么亲！”秀娥自知失言，害羞地说：“不陪你胡说八道了，油嘴滑舌！”村支书的声音帮秀娥解了围：“秀娥，出来。”秀娥趁机出去，门外站着村支书和她父亲。村支书郑重地说：“秀娥呀，因为你家清静，你又是个细心的人，所以才让他住你家几天。人家北京人，把个半大孩子托付给咱们，刚到第一天就受伤了，而且是工伤，你要替咱们全村人，好好照顾人家，体贴人家，明白不？”

秀娥只得倚重点头：“明白。”秀娥父亲插嘴道：“支书放心，我们秀娥会体贴人。”村支书放心地说：“那我走了。”他双手朝后一背，大干部似的，迈着八字步悠悠而去。屋里，李晓安又在好奇地东瞅西看。秀娥用盘子端着一只碗进来了，放在炕边。盘子上是一碗手擀面，最上边是一个鸡蛋。另外还有一小碗酱、黄瓜、蒜茄子……“给你开饭啦。”“我腿伤得重不重？”“你腿没事儿。就是脚腕子崴伤了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二姨夫治跌打扭伤什么的，远近闻名，他说五六天好，到时候准好。”李晓安放心了，望着秀娥一笑：“我还真饿了。”说完，张大了嘴。秀娥不解地问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“我听到支书刚才的话了，他嘱咐你好好照顾我，体贴我。”一说完，又张开了嘴。“你想让我喂你？”李晓安大张着嘴连连点头。“呸，美得你！”秀娥起身而去。窗外起了笑声。李晓安扭头一看，见赵凯、郭鹏、裴春来和杨岚都站在窗口看他。赵凯说：“晓安，你可为咱们哥几个争光了！”四人进屋后，李晓安摆摆手：“小意思。宁为公字前进一步死，不为私字后退半步生嘛！以后再有危险的事儿，我比今天更英勇！”杨岚生气地说：“可耻！”她一转身怒气冲冲地走了。赵凯三人面面相觑，也随之而去。李晓安莫名其妙：“这，我怎么就可耻了呢？”赵凯三人赶

上了杨岚；赵凯奇怪地问道：“你生的什么气呀？”“瞧他那德行！吃饭都想让别人喂，还满嘴豪言壮语的！”裴春来说：“他不是受伤了嘛！”“甭替他辩护！”杨岚跑了。郭鹏眨了眨眼睛，像发现了个大秘密似的：“我看，问题还有点儿微妙了呢！”几名男知青的宿舍旁接出了一间小屋子，那是杨岚的宿舍。杨岚跑进宿舍，坐在炕沿，连呸几声，流下泪来。在秀娥的屋子里，李晓安盯着面条愣了愣，自我安慰道：“没人体贴拉倒，自己动手，随心所欲！”

他端起碗，狼吞虎咽。刚放下碗，又左手黄瓜右手茄子地往嘴里塞，听到秀娥在屋外咯咯地笑。

李晓安朝门口看去，一道门缝关上了。接着，听见秀娥母亲低声训斥：“你这丫头，怎么变得没正形了！别人吃饭那有什么好偷看的？”

……仰躺床上的李晓安，无声地微笑了。回忆总像天堂一般美好，每每蛊惑着他，让他在往昔的岁月里流连忘返。

秀娥的手臂搂在他身上了，她习惯地向他偎贴过来，手却还在摸索着。李晓安显然早已明白那意味着什么，他侧转身，轻轻拥抱住妻子，吻了她的头发一下。同时，他将自己的一只手握住了妻子那一只手。

黑暗中，两只手五指交叉地静静地握着。窗外，下起雪来，晓安听着雪花簌簌飘落的声音，感觉到怀里的妻子是那么温暖。天亮了。雪已经停了。李老太太站在睡房台阶上打量着院子里的雪人，雪人的鼻子是一只尖尖的红辣椒，小院清扫得干干净净。李老太太自言自语：“这孩子，真是不知道愁，还有这一份儿闲心。”吴阿姨拎着早点从院外走进来。李老太太问：“晓安早早就起来了？”“他和儿子都睡着呢。”“那这雪人，你堆的？”吴阿姨指了指大门外：“我哪儿会，是您儿媳妇，都扫到街上去。”李老太太踏下台阶，走出了院子。小街巷里，些个男女老少在铲雪，扫雪。秀娥已扫到了街巷尽头，红头巾红得抢眼。李老太太向一位妇女打招呼道：“徐主任，早啊。”街道徐主任回道：“李校长，家里来亲戚了？”李老太太正犹豫着该怎么回答，吴阿姨在背后说：“是李校长儿子从北大

荒回来探家了，扫雪的是李校长儿媳妇。”李老太太回头瞪了吴阿姨一眼，意思是你嘴可真快。

徐主任高兴地说：“难怪觉得不像咱们北京人。我这街道主任正寻思该动员大家伙清清雪了，没想到你儿媳妇一大早就默默地做了榜样了。”

李老太太表情不自然地笑了笑。

徐主任说：“你儿媳妇看着可真年轻，性子也好。我就没见过像她那么少言寡语的女子，问了她几句话，光笑，不是摇头，就是点头。哪儿像咱们街上的几个女人，一开口，嗓子里就像安了个喇叭，有时候我恨不得缝上她们的嘴。”

有人扑哧一笑；徐主任、李老太太和吴阿姨转头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秀娥，显然刚才在旁听着徐主任的话。秀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以前也不是那么不爱说话。我精神受过刺激，疯过好几年。以后就不爱说话了，怕被人当成是疯话。”徐主任看看她，不禁瞠目结舌，一时不知做何反应才好。李老太太的表情顿时大为尴尬。秀娥接着说：“如果我以后有精神不太正常的时候，街坊们可千万别见怪，更别笑话我，包涵我一点儿。”徐主任只是连连点头而已。“吴阿姨，还不让她进院里来？”李老太太愠怒地一转身，率先进院了。徐主任、吴阿姨和秀娥三人，一时都不自然。秀娥有些不安地问：“我……我刚才说疯话了吗？”徐主任忙说：“没，没，你刚才的话很正常。”吴阿姨商量地说：“秀娥，咱进院儿去，啊？”秀娥一低头，走入小院去了。吴阿姨对徐主任笑笑，转身跟了进去。徐主任沉思着，良久回不过神来。扫雪的人们从她身旁经过，徐主任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：“哎哎，都别先急着回家。大家到七号大院去，我有事提醒提醒大家！”

客厅里，李老太太和晓安发生了争论。二人都尽量压低声音，但从他们的表情能看出来，母子各持己见。李老太太气得直哆嗦：“这可倒好，不用别人猜疑议论，她自己先就宣传开了，可你还偏认为她说的不是

疯话！”

李晓安解释：“妈，我都快成精神病医生了。大多数精神病人，都是不肯承认自己患精神病的。秀娥起初也那样，听到谁议论她的病，她就恨谁，跟谁急。可现在，她肯于承认自己患过精神病了。我那天忘了给她服药，她还会主动提醒我呢！妈，她的病情能好转到目前的程度，你儿子付出了很多心血啊！谁要是偏认为她说的那是疯话，就是没有精神病常识！”

李老太太冷冷地说：“你也要求你妈成为精神病医生吗？我都这把年纪的人了，肯定会让你失望的。至于你付出了很多心血，更加证明你早已对得起她了。即使当年欠下了她一笔感情债，我认为你也算还清了。”

李晓安不爱听，皱了皱眉，又不好发作。吴阿姨进来了，惴惴地问：“都吃早饭吧？”李老太太吩咐：“吴阿姨，想着，千万把家里那些刀啊，叉啊，总之一切可能伤人的器物，都给我藏好了。能锁起来的，都锁起来。”李晓安一听就更生气了，转身而去。

餐厅里，五人在吃早饭，气氛沉闷。谁也不说话，连喝粥的声音都显得很响。李欣喝光碗里最后一口豆浆时，秀娥小声问他：“还喝吗？”李欣点头。秀娥拿起了儿子的碗，另一只手握住了豆浆盆里的勺。这一切都很正常，可在李老太太看来，似乎也值得提防。“吴阿姨，你给孩子盛。”李老太太一脸冰霜。吴阿姨领悟了她的担心，刚一伸手，李晓安已抢先了。“我来。”晓安不高兴地说。李晓安刚为儿子盛完豆浆，李老太太又对吴阿姨说：“以后记住，浆啊，汤啊，粥啊，热着的时候，别往桌上端，放一边儿。要不，容易烫着人。”吴阿姨用手试了一下豆浆盆：“这豆浆不烫。”李老太太不快地说：“我是说以后。”吴阿姨默默起身，将豆浆盆端走，放到了一旁的凳子上，并说：“晓安，我吃好了。谁要是盛豆浆，你替我照应一下。”

她说完出去了。李晓安埋怨地说：“妈，你看你，吃饭的时候也那么